

## 白建军教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 2017 年迎新典礼上的致辞

大家好！今天，每个自动走进北大的新生，脸上都透着满满的兴奋、骄傲，还有一点儿小得意。其实，半个多世纪以前，我就是这所学校的一个新生了。不过，是硬生生被弄进北大五院幼儿园的，一点儿都不觉得得意。

欢迎各位！

既是未名湖边儿长大的，我该为大家说说这湖边儿的人物故事。对北大人物，有的你们耳熟能详，我就不逞能了。有的，你们没听说过，我也不认识，北大太大了。你我都知道的，还是别乱说的好。剩下的，就是些你们不熟，而我略知一二的人物。

先说赵大爷。前些年在北大还能看见，办公楼里有个白胡子老头儿，穿着大襟儿的黑棉袄，扎着裤腿儿，脚上蹬一双回力篮球鞋。只要他想，随意的在办公楼的石台阶上拍球，尽管旁边就是校长办公室。我小的时候，赵大爷是北大门卫，也是最不会好好说话的人。我每回从中关村进这园子来玩儿，就怕赶上赵大爷当班。“我，附小的，咱一单位的”。他还是死活不让进。“你小学的不回小学玩儿去，跑大学来干吗？滚！”从那时候起，我就不喜欢赵大爷，并痛下决心，将来我非得正规地走进这座大门儿。现在，我做到了。听说，赵大爷小的时候，校长司徒雷登要踢球，他是球童。六七十岁的年纪上，自学完了四大本许国璋英语。

第二位，是我附中时的同学。他有一次翘课跑去偷枣。没撞见枣树的主人，倒得罪了树上住着的一群马蜂，结果脸肿得像脸盆那么大，比枣儿还红，整个人像个大头傻子。那会儿我们也有英语课，教“Gaoyubao works in the landlord courtyard”，于是他精力过剩，拿一本英汉字典，背一页，撕一页。书没撕完，被他爸打了一顿。现在，他定居北美，是全球华人圈里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专家，前些年还回来给两院院士们讲课。

第三位，二十多年前，那天我们师生一伙人进监狱，调研。在监区，忽然从犯人堆里冒出一个，直奔我来，大声喊“白老师好”！弄得我很尴，你谁呀，当着这么多人！他说，他在北大听过我的课。打那次以后，再没联系过。可说来也巧，就前些天，一次经济法大型培训，我是学员，发现这位是授课老师。讲的还真不错，有理论，有实践的。他大概没注意到我，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过去喊他。天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！

接下来的，就是著名的北大保安。那天我去农园吃饭，路边俩执勤的保安在聊天。一个说，“你那论文怎么样了？”另一个说，“嗯，资料收集得差不多了，正在构思。”天啊！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啊！我立马掏出手机，给我的博士生拨了个电话：“嘿！你论文构思得怎么样啦？！”

最后，常听用人单位说，刚毕业的北大学生最让人抓狂：你不会给处长打水沏茶也就算了，连个表儿都不会填。不过，三、五年后，倒是北大学生显出来后劲，有想法，有创造力。我心里说，嗯，知道

就好。

这些北大人，都是普通人。掉进人堆儿里，平常得没法儿再平常了。偶尔，还有些具体的可气。但是，他们的故事，我们未必能有；他们曾经的、未来的骄傲，我们未必可能；他们的某些闪亮和伟大，我们甚至不敢企及。

各位，昨天，也许你真是 everything，今天，别说学霸，就跟这些平常的北大人一比，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不过是 something，明天，没准儿有人会觉得自已简直的就是一 nothing。不过，千万别想不开。来和我分享一句话吧：不温不火，不作不做，敬天，敬地，敬小人——我们该向普通人致敬，也向我们自己致敬。

具体说吧，有几个建议：

首先，把人生目标调低一点儿。千万别用“大法官”、“大律师”大红大紫这些东西搅和自己的人生规划，误了你在北大的美好时光。路走对了，走着走着，你就成大法官、大律师了。重要的是发现你自己到底适合什么。其实，大学教育就是激活学生体内已有的东西，而不是简单的传承或灌输。要是到你学业走了一半，还没遇上让你心动、让你一辈子可以乐此不疲的领域，以及，跟这个世界说话的方式，那就不妙了。

第二，对自己的要求提高一点儿。我敢说，下面这一条，多一半人做不到。但你想，多少人能进北大？进了北大，又有多一半人做不到的事儿，让你做到了，那你不就比卓越还卓越了吗？这个最难做到的就是：早睡早起+把微信朋友圈控制在十人以内+拒绝以陪读为目

的的表白。这个办法能不能把你弄成精英中的精英，我不知道。但试过的，都说好。

最后，学业上不妨在意点儿旁门左道：多接触些本专业以外的学问，以及如何获得知识的知识。金字塔哪个更高？底盘越大的越高，你说是不是？其实，大学里，只有不到 50% 的课堂知识来自你老师的老师，只有不到 25% 的课内知识离开大学后仍然有用，只有更少的学生才明白，怎么学比学什么更要紧。好的研究方法，会让你受用终生。

好了，明年这会儿，你们可以端着点儿师兄、师姐的样子，迎来另一群高兴到糊涂的小师弟、小师妹啦。那时候，我可能正在楼上办退休手续呢。

就这些，谢谢！